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一

宋 韓 元 吉 撰

墓誌銘

方公墓誌銘

敷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右宣奉大夫方公諱滋字務德其先有名儲者顯于漢至唐末干以詩名江南門人謚爲元英先生七世而惟正業儒以孝聞生子楷及孫蒙相踵登景祐治平進士第始大其家今爲嚴州桐廬縣人其諱楷者公



曾祖也任駕部員外郎贈中大夫妣吳氏贈太君子咸  
寧普安郡其諱蒙者公祖也任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  
祿大夫妣陳氏贈夫八于永嘉郡考諱元修任朝請郎  
贈特進妣王氏尚書左丞安禮之女也贈夫人千餘杭  
郡公生十三歲遭王夫人憂已能盡禮宣和末特進沒  
于魏幕羣盜方煽亂公號泣奉喪疾馳夜則闕地以殯  
與其家屬失僅歸耐于餘杭夫人之墓以遺恩起家迪  
功郎江南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改浙東故參知政事  
張守知紹興府辟爲觀察判官委以裁決一府盡傾有

成卒部曲謀變公獨從張公驅數騎誅其首朱丞相勝  
非繼爲帥益知之歸卽薦可用就差浙東安撫司幹辦  
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侍從五人又薦之賜封便殿獻  
籌合上意改宣教郎辟行宮留守司准備差遣進陳十  
事復除計議官常同遷御史中丞以親嫌請外除提舉  
江南東路鹽茶公事又言謀畫不一上下苟安宜悉召  
廷臣折衷一定之論斷而行之上欣納訓獎甚厚紹興  
九年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知秀州轉運使  
檄爲他州輸御馬穀千斛公曰郡輸有常經若爲他州

償賦當倍取于百姓吾以罪去不能也漕者遂屈既而  
又欲別取二萬斛公亦奏拒之貸常平米三千斛以築  
華亭禦海堰至今爲利除直祕閣以言者落職復得崇  
道觀知楚州民有與僧徒爲佛會怨家誣告以夜聚妖  
黨繫獄數十人公杖其首者啖以腥血遣之河南百餘  
家來歸公以民避苛政不可卻散之村疇部使者劾公  
擅出有罪招納敵人朝廷爲不問而公力請引避除廣  
南西路轉運判官復直祕閣知靜江府徭人楊再興叛  
服不常丐遣鄂州軍平之以爲新寧縣有道士莫六名

善走能晝夜行三百里數犯法亡命爲盜衆且千餘以  
錢百萬募武士縛之數州遂清公方爲漕時行經界法  
常論黎瑤土曠人稀難與內地匹恐遂生事至是瓊管  
騷動嘯聚迨八千人入州縣劫囚徒熾甚朝廷記公前  
議爲罷廣南經界且命公招拊乃定進直敷文閣知廣  
州放繫囚七百餘會兼舶事非令甲所當輸一切不取  
盜齊孫爲害十五年公疑有爲之橐者旣而果得新州  
吏與賊通狀蓋每調兵吏輒陰告孫使得遁去兵退則  
復出故不能捕一舉獲之移知福州海寇犯境公命水

軍能破賊凡賊所有官不問也衆爭奮海道肅然知明州罷城郭保伍之禁決私堰六十所以便民舟主管崇道觀三十一年除京西轉運副使時邊事日聞公見宰輔言備邊計不能用復奉祠明年冬知廬州對於建康行宮公言逆亮已死彼國方亂宜經理淮甸以觀其變卽具上數十條至則斬潰卒入人家者收橫澗民兵以置屯田邊境大安移知鎮江府獻議者增沙田蘆場租賦公疏五說論之隆興改元以言者罷會王宣連嶺右爲盜害雷州守臣擇靜江帥公之去四明也奪敷文閣

遂復舊職旣召對上曰朕知卿治績言者妄也嶺寇方長故藉卿以往公請授方略上曰卿舊治待朕言乎旣就道賊已平改知鄂州步軍司戍數千歸自石城總領所不肯任其廩券公曰軍雖無功可乏食耶自市芻粟與之事聞朝廷命總領所償公復知鎮江府其冬敵亦犯淮淮民渡江亡慮數十萬公日走江濱勞集爲開舊港泊舟使避風濤時他州流移類多剽奪獨公境安甚飢者皆得食比去無不感泣大臣視師江上欲五里置烽燧公曰濱江猶有岡阜可舉火南則水鄉汗漫易失

有清日乙種 卷三 四 吳舒帷技  
候望一炬而兩舉惑且召亂矣豈若嚴斥埃不數驛可  
至都門哉有旨是公議乾道改元除兩浙轉運副使罷  
敵使夜行火燉去二十年之弊又論湖州丁絹最重至  
生子不敢舉請如舊制輸錢除權刑部侍郎刑法用例  
稍弊已詔自是不得奏裁公謂奏裁有定法願依建隆  
舊制若法所不可勿許濫奏上從之吳郡所全宥蓋四  
十人又祖宗朝士大夫爲臺諫論列監司按劾若事涉  
贓私必加考覈近年不復行皆罷免至遷官任子刑寺  
約以罪無不拘礙請自今雖有論列按劾而未經鞫正

者並免約法遂爲定制兼權戶部有請貧民貸富家粟  
第償其半者公曰是使富家不肯貸而貧民無所資食  
也議不行假戶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公襟度坦夷  
吐論平正敵人有所指諭公應答無留詞敵亦用是推  
重他日五使至敵中猶問公安否爲何官久雨應詔論  
闕政竟罷沙田蘆場之賦與拘收圭舊之議試戶部侍  
郎未幾罷俄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請現錢五十萬  
緡增置會子務以安人情上以出內府白金十萬兩付  
總領所以爲稱提拜吏部侍郎假吏部尚書館伴金國

賀生辰使加敷文閣直學士知荆南且命至襄陽視城壘與軍帥議邊事條上甚悉增置巡檢官以消沌中盜賊移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知紹興府公初爲府從事且佐帥幕已四十年吏民猶識公喜甚公亦周知其利病遂力請蠲羨餘米四萬斛錢十六萬緡以寬民力收貧民之未葬者百九十殯刻石爲義藏遠近稱焉以疾丐祠不許徙知平江府既入見上曰卿爲佳部多矣平江久弊其爲我整之公猶言會稽和賣之弊上嘉納且命母下拜公懼而下拜不敢辭行至郡數日疾

果甚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月丁丑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一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悼恨謂公之用猶未究也蓋公爲人醇厚長者該洽舊典論事知本末貫穿古今務有用之學不爲虛文儀矩豐偉望之若不可親從之久亦不可得而疎也遇事敢爲苟利國家便百姓勇決不顧外議平生三爲監司五爲郡七領帥節二廣則皆任經略建康兼行宮留守鄂州亦特置管內安撫使處之敷歷幾遍天下罷免奪職奉祀者數四氣不少衰所至孜孜務盡其職發奸擿伏

嚴而不苛經理財賦緩而不弛紹興中以才謫膺上任  
使用事者雖厚公而陰忌之故周流遠近幾二十年曾  
不得一覲闕廷然公在二廣遇遷客流士衆方倚撫視  
爲奇貨而公獨與周旋病則饋之藥死則治其喪與護  
其家以歸者甚衆其在閩有以口語忤大臣繫廷尉獄  
者下郡索其家文書公得輒焚之人爲公懼公亦未嘗  
恤也在廬求包孝肅公孫于民間請于朝得齒一命再  
爲鎮江策敵志在和以告廟堂俾決及敵使至江上較  
宴設舊儀公方領漕事雖非其職爲之區處成禮所薦

引多爲當世顯人聞人有一善汲汲稱之不容口歲時  
爲書問親舊必徧晚居秀州稍治居第于宗族尤孝友  
郊奏之恩先以與孤弟姪而後其孫嗚呼以公之已爲  
著見若此則其未爲而爲士大夫所嗟惜者可旣耶累  
階右通議大夫致仕爵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  
右宣奉大夫娶李氏封碩人右朝請大夫文淵女先公  
二年卒公葬之臨安府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至  
是十一月丙申合祔焉另三人導承直郎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司幹辦公事燮將仕郎蚤世誼承務郎女三人



長適蘇璉次適安豐軍判官王明清一尚幼孫男二叔  
恭登仕郎叔寬承務郎女孫三文集奏議二十卷藏于  
家公既葬導等請敘次爲銘某少聞公名及客于丹陽  
官于朝漕于江東知公出處爲詳故不復辭銘曰  
若古有言黃髮是詢更于萬事繫老成人猗與方公練  
達疏通恢乎有容退然在中仕于四方使節州麾有仁  
有威有猷有爲衆方疾驅我安而徐衆擯弗睨我收而  
視其在蕃宣幾半天下政平而良號公長者其在朝廷  
翩然羽儀才無不宜號公吏師凡士之爲得一可喜公

實兼之其譽則偉木之就繩金之在甄旣曲且直能方  
而圓公躋屢伸公臧屢試雖有知者莫得而器晚遇上  
聖謂公其歸一疾不瘳天子用嘻七十之齡古亦云壽  
惟德不亡益昌厥後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山縣馮君墓誌銘

馮預字子容始予識之上饒方舉進士眉宇踈秀議論  
衍衍文采粲然而運蹇不得志予嘗曰世固有若子容  
而不一第者乎然年四十餘始獲貢名禮部主黃州黃  
岡簿以貧不能待其次得監潭州南嶽廟予則曰子容

豈久困于州縣其必有知者已而朝廷果用爲江州教授謂可更其秩矣而不論薦尚缺員復教授黃州學始改授宣教郎從吏部選知衢州江山縣予時典銓因勞之曰國家方嚴字民之選雖臺閣士必更邑而後用也江山距子之居非遠其母憚以勞子容則謝曰某病繭然矣其敢承君意且人有生死非命也耶予固訝其言之不祥而子容忽得嗽疾疲曳于道而歸則遺其兄願書曰殆不可至八月矣而果以七月二十六日卒實淳熙四年也家人視其文藁乃嘗作詩有甲子循環幸一

終之句蓋子容至是年僅六十若自知其止此者其兄方倅九江以書來曰願兄弟淪落不得同居以視其死且藏也惟吾弟之才君辱知之而衆皆期之以大吾門戶今顧何言願得君之銘以信于後其可乎予旣聞其喪而惜之又因其兄之言而益哀之則爲敘之曰嗚呼子容蓋乾興丞相魏國文懿公之五世孫也文懿公勞烈在國史而世爲河南府偃師縣人曾祖殿中丞諱維申妣江氏祖武翼郎諱景温妣余氏父通判蔡州諱鐸贈朝議大夫妣趙氏子容年二十併失父母巖然自立

及爲文不專習進士之作而率見稱于人故公卿大夫喜延之少年子弟多從之旣累舉不能奮始一意爲舉業會朝廷併流寓之舉于諸州又命進士治經者必兼聲律他人矻矻有難色子容談笑視焉旣通春秋亦善詞賦紹興三十年遂以中第聲譽翕然知其筆力無不可也至是而終則又知其命之信窮也子容娶康氏先二年卒二男子長椿年三十五歲樗年十歲女子嫁諸葛校是歲仲冬己未葬于上饒縣開化鄉金地佛舍之山銘曰

謂君不官旣更品秩謂君不年旣六其十惟君才能未試孰識是爲可哀以誌幽室

承議郎新通判興國軍孟君墓誌銘

君孟姓澤其名德潤其字也右侍禁贈正議大夫諱古之曾孫中大夫知棣州贈特進諱之方之孫中散大夫贈中大夫諱鑑之仲子也曾祖妣祖妣皆董氏贈夫人妣郭氏張氏贈令人孟族家澶淵自正議之祖太子中舍日新者端拱中登明經第徙開封之長垣今寓于臨川矣靖康初天子登極棣州用故事遣君奉表入賀補

將仕郎調紹興府蕭山縣主簿福州觀察推官丁內艱服除授筠州推官南安軍判官改右宣義郎知寧國府寧國縣歷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得通判興國軍未行以淳熙八年六月十五日終于家官承議郎年六十有四蓋君家自高曾以義居子孫孝謹守禮法仕則廉以有立君在蕭山尚少被漕委理閩西興已能部夫數千整整有條不兩月而竟衆皆才之繼經界行縣官互覆所量田畝以造其籍蕭山獨三覆未能實使者以付君君辭當用他邑使者曰藉君之敏爾亦何嫌君悉召父

老詢其利病析田以六等均稅以三則訖無間言在筠則招輯逃田甚當賊李金犯南雄度嶺卽南安也民洵懼官吏不知所爲君力白守貳請治械登陴警備惟肅賊旣不犯諸司用是薦其能寧國壯縣豪姓持吏短長囑于訟令多不滿秩去君晨起據案決事夜漏下數刻始休縣圃有池臺足未始躡其闕果熟墜地童奴不敢收桑千本藉其利以贍徒囚得巨商匿稅倍征吏忻然請爲元夕費君乃以繕學宇方朝廷增戍瀕江治寨屋君區處甚裕鄰邑尙騷然而寧國之工已罷歸矣部使

者欲厚君賞君曰此職也何可言于是向之號持短長者雖朝夕立縣門外伺闕無所得縮頸禡氣逮君終吏民遮道以泣然後知君之政無不善也始予居親喪道寧國識君竊問其市井類能頌君之政故人林楠爲尉挽予宿尉舍君來語終夕氣貌温然質直無矯僞其年適與予同各話其兒女時予尚一女未嫁君自言其兄之子植若可壻者故予後以歸植今君旣沒臨川士夫悉道君之行義惜其才之不得盡且言君少力學從師受春秋明大指母疾至割股合藥以進奉寡嫂盡禮教

其子姪多預計偕開登進士第有姑喪夫來歸養之二十年如一日女兒之子未有子而天君爲立其嗣且經理其生業猶己家也築室聚族餘千指里閭推其雍睦疾革尚能命酒酌親戚談笑而逝娶周氏吏部尚書武仲之孫男女皆三楷從政郎南劔州將樂縣丞愜承信郎監贛州興國縣稅杞舉進士女適修職郎岳陽軍節度判官李鞏將仕郎朱翥將仕郎晏嗣建孫男炎孫女三在室十月某日葬君金谿縣歸德鄉望州山之原其銘曰

孝于親睦于族行之常也持其身惠其民政之良也仕不究其材盡可傷也嗟哉後人豈不忘也

朝散郎直祕閣致仕陳君墓誌銘

丞相贈太師魯國陳文恭公之仲子名安節字行之爲朝散郎新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淳熙八年請于朝曰體弱多病願致爲臣時年四十六矣朝之士相與驚嘆是蓋克家而文者也恬于勢利若此上恩允從寵加直祕閣然行之已屬疾其辭祿勇退謂且瘳也其年三月二十一日竟以疾終里中士夫來弔皆失聲慟

哭以謂文恭公之勲德固宜有後而行之之賢實可後者乃不幸短折及觀其臨終所作韻語則超然脫去世累且區處其家事纖悉備盡無凝滯惑亂之意然後知士大夫徒爲之哀而行之終有所自得也其孤將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行之于弋陽縣玉亭鄉之橫原而來請銘因敘之曰行之家信之弋陽其祖而上名德世系與其勞烈官爵有文恭公之誌與傳在不問可知惟行之幼警敏日誦千言涉筆成文豐腴典麗旣冠文恭將仕以恩行之謝曰姑欲自致也及試國子監果名第一

既而不獲上于禮部姑受監潭州南嶽廟及金主亮敗  
文恭不處其功天子內禪公懇辭相位上欲加異之特  
旨改行之右宣義郎繼主管官告院隆興二年敵復犯  
淮詔中使馳驛起文恭于鄉文恭辭以病使者迫趣就  
道既入對用司馬康故事命行之扶掖至殿廷復用龐  
穎公例賜行之同進士出身文恭五上章不肯受至以  
敕牒納尚書省而文恭薨于位行之居喪始不敢辭監  
尚書六部門除將作監主簿遷軍器監丞改司農寺丞  
請外除權發遣南劍州始至帑廩空乏行之不事科擾

凡所經畫久而有餘民俗類不舉子行之勸其舉者官  
賦之粟者三年土風寢革而負販私釐率千百爲羣急  
則爲盜行之榜諭之曰若羣聚而來是爲盜矣吾不敢  
貸苟善去卽平人不汝追也羣賈道郡境相視潰去郡  
據雙溪積雨暴漲行之禱于神願以身當其厄且爲排  
筏以援溺發倉庾以膳飢一郡以安暇日詣學舍指楊  
龜山陳諫議二祠像以勸學者曰二公延平之望也諸  
生可外求哉慕是得所師矣于是郡民皆服其愷悌而  
悅其能化行之驟得末疾郡之老稚扶攜日候于門至

相與斂錢卽州第爲禳醮之禮行之遂請主管武夷山  
冲佑觀以歸疾亦少間朝廷倚以爲部使者欲稍試其  
才嗚呼不謂其止此也行之忠厚儒雅出于天性居家  
孝而篤敬而和與物無忤語恂恂惟恐傷人從之遊益  
久而益愛平居聲色未嘗加于僕妾其親與舊至號爲  
小魯公上嘗面謂之曰卿敦龐福艾甚似先相公也未  
爲州耶善爲朕牧民爾所以期用甚遠方辛巳之冬文  
恭外理邊務內裁庶事延見賓客入則密與行之商確  
議論其助甚多父子之間自爲知友行之旣篤于學問

復喜浮屠氏書深詣其理故居官不表襮泊然若無意  
于世異時部門之選或遂爲郎至行之爲監主簿議者  
迂之行之則笑曰仕寧有迂直哉皆可以承上命也旣  
論對力陳治道精擇監司而已得郡陞辭上雖稱文恭  
之功行之一不復自敘願効力民事以勸農桑而施于  
一州大略可見若天假之年其所立顧可量哉居鄉惟  
杜門誦書頗務周人之急施之衣食與之藥餌贈以楮  
積者不可勝數至餘力則斃街衢航津步惠于往來故  
其喪不特士大夫爲陳氏惜而田夫野叟咨嗟涕洟亦



爲其鄉之惜也所爲詩文有集二十卷藏于家妣魯國夫人何氏端明殿學士志同之女娶鄭氏先二十五年卒繼室韓氏左司郎膺胄之女二子景參景恩皆承奉郎銘曰

三代之懿象賢以世尹躬姬旦亦紹亦繼惟木惟喬莫盛我朝若呂范韓勲名昭昭噫文恭公相于艱難笑談麾兵宗廟再安文公之子仲則是似帝曰嘉哉其錫以第才惟俊良器實端厚温如春風美若醇酎曷以試之外付一州玉節皇皇巍然好修式佇其歸光于前人何

恙之亟何命之屯死生斯常君所自識臨絕琅琅不怛不惑豈無顯庸世爲君惜往後文恭後其在德

直寶文閣趙公墓誌銘

吾友趙德莊將葬于饒州餘干縣某山之原其婿方友陵以狀來曰盍爲之銘始與德莊遊蓋三十年在朝廷同曹在外同事猶兄弟也一日道前輩相約誌墓事德莊忽曰某死幸子銘之嗚呼德莊竟先往矣予何辭焉予爲建寧後德莊纔數年方治郡圃一堂德莊諾爲之記聞其已病將馳書問之則訃已及門矣其尙忍銘蓋

德莊吾宋之賢宗室也在士大夫亦曰賢力學能文風  
度灑落詞辯纏纏不休遇樽酒談笑掀髯抵掌一坐盡  
傾然持身嚴甚非其交不往當議論是非曲直之際疑  
疑不可屈雖坑弃在前弗顧鐘鼎探手可得不能誘也  
既受知聖主亦且用矣適如于外不得盡其才而沒豈  
命也哉德莊諱彥端德莊其字也于宣祖皇帝爲八世  
孫曾祖諱叔邯贈廣德軍節度使封淮陽侯祖諱澤之  
贈右朝奉郎考諱公旦終左朝奉郎知建昌軍南城縣  
贈左中大夫妣某氏贈令人德莊年十七應進士舉南

城亦鎖其廳試進士父子俱爲國子監第一遂同登紹  
興八年禮部第主臨安府錢塘縣簿公卿貴人爭識之  
聲名籍甚爲建州觀察推官丁外艱釋服得軍事判官  
于秀州守不任事德莊率爲之區處不自以能稱用薦  
者改左宣教郎有以德莊之文達宰相父子欲用爲中  
都官者德莊懼而歸其人果敗從吏部選知饒州餘于  
縣爲政簡易而辨治故德莊謀居邑中而邑人至今稱  
之曰吾舊宰也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近臣  
薦所知宗室隆興改元召對上迎謂曰聞卿俊才久矣

時王師北伐還德莊則曰臣宗室也與國家尤共休戚言敢不盡前日議者惡人異己故近臣有不得盡其謀遠臣有不敢進其說如無近者一戰之悔則將贊陛下以羣言爲可廢矣願深爲他日戒除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言元豐初節度至觀察使纔八員今乃四十員防禦至刺史纔二十員今乃二百員乞重名器抑僥倖又言本朝以兵爲國宜汰廂軍以益禁兵宗室孤遺女恩所不及無肯娶者請聽其夫得就轉運司試以優之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會參知政事葉公去位有陰

謂爲黨者德莊曰吾何黨哉黨于是而已卽請外除知江州不數月召爲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而葉公旣相德莊爲言人材巨細可用不可用大抵稱人之善以助朝廷之選始德莊父子甚貧客四方祖妣與其昆弟及妻之喪皆藁葬未厝德莊曰吾得去畢此幸矣旣諸公留之不可除直顯謨閣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卽冒大雪走餘千里葬而後還朝廷增修邊備與予同論江淮事宜及所俘去留上批紙尾俾與大將議饒信州大饑民強糴爲暴官廩不繼德莊行部請留二州上

供米各三萬斛賑糴自是歲以爲常民以不病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過闕請久任淮南郡守休興築以安邊民乞放池州被水人戶夏稅故徽州折帛錢俾輸本色皆極一路利害上遣中貴人諭旨留爲左司郎中假戶部尚書館伴大金賀正使前是宗室無出疆爲伴使者自德莊始遷太常少卿復丐外除直寶文閣知建寧府德莊舊悉其俗民以便安歲餘治倉廩亭館一新之因嚴不舉之令且曰毋俾民畏當有以利之也乃乞下戶生子給米一斛與錢千及蠲其身丁凡萬四千緡而

以府用之錢償縣宰相見其奏歎曰趙君平日不吾同此議何可遏也遂著爲一路法改提點浙東路刑獄坐衢州帳歷稽期削兩秩德莊恬弗辯以小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餘干號佳山水所居最勝日與賓客觴詠自怡好事者以爲有曠達之風德莊在朝時每欲用爲文字之職乞不得用聞其詩詞一出人嗜之往往如啗美味然宗戚貴游欲以圖畫納禁廷祈爲題賦者率謝不能其掾宰府盡言無所遜避以是多忤與人交坦然不事畦畛其爲縣務寬其民其爲郡務假其屬邑其爲部

使者則郡之細故亦不問喜爲義事重然諾遇所施與不顧家有無親故客之經年不厭其田園屋宅之計如不聞也官至朝奉大夫享年五十有五卒以淳熙二年七月四日葬以是年某月某甲子先娶曾氏繼室李氏贈封皆宜人一男子良夫將仕郎二女一嫁同年進士祕書省正字方翥之子卽友陵也一尚幼其所爲文類之爲十卷自號介庵居士集云銘曰

漢諸王裔鮮克蹈義惟向與歆父子有聞於赫宋宗仕于四方有才有良文藝益彰德莊父子聲譽則偉南城

弗施蓋在其嗣主實遇聖知其雋名正色委蛇首于列卿人則愛之其用弗究天胡嗇之而弗俾壽于越之濱德莊所安沒又葬焉宜千萬年

承事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淮南故多士也自郡邑殘于兵惟歷陽近歲儒雅之風猶盛昔中書舍人張安國嘗爲予言吾里有李君巖老者長厚君子也雖讀書不求甚解至其所躬行有博聞強識之士所不逮嘗曰吾家甚微也當以農事爲本每歲則治其溝洫時其耕耨莫不有法由是君之田常登

一鄉之農視之亦無敢惰而鄉之士子復見其躬率禮義悉尊慕之吾于巖老父之執也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問不敢對其言有終身不敢忘者予因叩其行事則曰巖老生十歲而父亡奉母王氏至孝建炎間盜入其里妻奴皆被執巖老獨負其母以逃少鞠于叔祖誼者叔祖家亦被禍巖老聞其一孫尚在百計求之間關得于建康市爲授室且贖其田園給之終身焉巖老善治生然其視財之取與若不足以動其心者常負人縑錢十萬旣而其人亡久矣一日遇其子壻舉以還之壻初不

知也歲有水旱必損其粒米之直以售于鄉或以故衣敗絮准焉笑而不拒其無以准者又從而貧之亦不受其息也方錢會初行淮民無識其真僞巖老聞得僞者輒自焚之不以問其主家有耕牛必養使自斃歲遇牛疫而巖老所畜獨不病里有貧者則給之食死則助其葬蓋不可勝數宗族墳墓而無後者歲時薦祭無闕焉吾伯父待制公晚得疑疾他人餽之輒不食惟巖老飯之則舉匕筋無難色故吾父以子女妻其子瞻而吾守臨川遇登極恩俾瞻奉得齒一命蓋鄉閭敬愛巖老者

如此非謂之君子可乎安國雋傑尚氣不妄許可者也  
故予嘗志其言厥後識瞻于建康愛其溫厚有文而以  
未識君爲恨今年瞻以書來曰瞻不幸失所怙矣生無  
以奉吾親今葬也願得銘諸不朽予于是問君之喪則  
曰享年八十有三瞻爲滁州來安縣尉以慶壽之澤封  
君爲承務郎君遷延不肯受曰十月甲戌吾元命所直  
也當以是日受之至期沐浴具衣冠捧告拜舞與賀客  
相酬酢無倦容家人方具酒醴設席君入正寢端坐不  
語左右趨問之瞑目逝矣吁亦異哉夫死生于人猶夜

旦也然居則貪其生富亦徇其財莫知性命之正而不  
爲浮圖老氏之所詆譏者幾希君之生旣有以裕其身  
與肥其家以教其子孫而死也不怛于化豈有會于道  
者耶君嘗以追修佛事戒其子曰若捐金幣可使登天  
則貧者當墮無間獄矣此在持心何如也以是知君之  
學道其庶幾焉因追念安國平生之言一爲書之君諱  
良弼字巖老也居真州六合之定山自君徙石佛今爲  
和之烏江人曾大父文智大父明遠父壁俱稱于鄉娶  
于氏先四年卒三男子瞻其長也次澹次蟾三女子適

進士張雲翼王允明黃鑄五孫子宗臣宗龍餘未名君之亡以淳熙三年十月三日以十一月辛酉葬于定山祖塋之側從君志也銘曰  
養其德足以爲其壽積其善足以裕其後其達于死生者大矣孰謂貴可逾于父也耶

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假攝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貽後世于是詔左宣教郎祕書省正

字崔公敦詩首爲翰林權直公通州靖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爲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要衆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而公以封駁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爲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嘗薦公吏部尙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用矣某因具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旣召見卽言國家



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臣施舍廢置務合于此上稱善除樞密院編修官復爲權直公旣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待儒臣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爲名固不能稱所懼聖朝官名未正爾上悟卽更爲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銓曹事劇非文字講說所可兼也未幾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端厚議論

疏通知大體始以固人心振士氣爲言且謂監司郡守以蠶厲之威爲強以敏給辦事爲能詞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最爲知要自直宿遞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睠予隆甚嘗論儲蓄將帥韓范二公備邊之策乞用通練持重從臣三四爲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計遇軍興則正以宣撫之名或用大臣宣撫則俾爲判官參貳又言宰執日見天下士而偏俾將校未有登其門者宜令款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任帥臣方面于外亦責其薦凡侍從臺

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路總領到任半年各舉勇略之士籍名禁中以備選用皆深契聖意進選德殿六箴曰政令聽察曰用與射極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于始無忽于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爲務而厚風俗羣臣章奏多應故事誕謾無實願依真宗朝籍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虛言不敢進矣及在經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文并隨義日奏之事錄本進入以廣聖德而盡儒臣之蘊在西省尤多繳執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下有援例陳乞旣降

特旨雖其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審覆公言此非所以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議荒政公引太宗皇帝救災之舊條五事以獻其說則擇監司郡守謹盜賊嚴賞罰逐鄉算傷以定分數而寬稅賦之期量行倚閣且乞減諸路丁錢米出空名告身以誘募入粟寬飢民強貸之黨毋久繫囹圄以召和氣皆切于用者又進嘉祐中置寬恤司故事上顧問甚至因條上其詳曰此固根本護元氣者也願置一司于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來付館職二人編排而侍從二

人看詳陛下舉大臣審擇罷行之歲計之有餘矣復論和糴之擾輸納籍沒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靜之吏以見民力獎正直之風以作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賣鹽以惠其鄉時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費公曰此末也獨資緣互送之饋可革爾悉見聽至造膝密陳有家

人不得覘其藁者上深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遽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夫弔者皆失聲墮淚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賻卹之特厚

始公遊行愛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

舉福鄉泉山葬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附十泉山赦建康府爲辦葬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爲甲姓五代未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珙祖涇皆隱德于鄉累世習善行以不殺爲勸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子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當紹興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敦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敦禮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正字于祕書省

逮還朝除擢皆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典內外制  
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  
公博覽強記爲文敏贍嘗倣漢魏至唐爲饒歌鼓吹曲  
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于時又以司馬公資  
治通鑑于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  
後爲總說一代之末爲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  
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鑿中羣臣奏議  
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藁若干  
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

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母陶氏贈安人娶軍器少監錢  
俟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尙  
幼方公兄之沒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恩先與其姪今  
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葬也士友相率爲  
之請銘是重可哀也銘曰

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識細焉歌詩鉅典冊  
皇猷帝謨茲潤色猗嗟崔公學允力辰哉遇聖譽斯赫  
玉堂增官首其直温然埴璋蘊其德從橫詞林論皆益  
帝眷之隆且丞弼年方剛強衆所惜生淮之壩葬于溧

中奉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王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天子登大寶恩沛天下全州守臣獨失撫馭  
賞賚不時給軍士李明等怨憤唱亂盜庫兵辱長吏傷  
其家屬通判州事到甬數日力不能制則以姑息好語  
諭之曰朝廷知曲在太守矣若輩非得已必不加罪幸  
毋殺人毋縱火也于是明自號提舉都官脅都虞候鄧  
福爲之长假犒勞以取帑廩假質貸以取民財而選其  
桀黠陰伺郵傳凡邊角至先發之而州縣以事報上者  
迫吏竄易悉如己意內外恐恐諸司不能制湖湘之南

駭愕傾動已而朝廷旣罷守臣欲擇智略可倚者善其  
後時中奉大夫王公待知全州素有能名磊落喜任事  
尚一政未當赴命越次之官衆以爲危公慷慨就道道  
中廉知賊情始末連三具奏且乞以偏將部兵三百取  
市馬于廣西爲名路由清湘庶得備患而無張皇騷動  
之擾會參知政事汪公澈督視在荆襄上以付督視府  
俾如公謀公比至州偏將半信者部兵亦至公與之約  
日以數十人次第過郡潛舍近郊而密召鄧州一二以  
爲腹心從容治事如常事一日禽明等倡亂者三人鞫

問具伏梟首于市又七人杖脊配嶺表揭榜通衢餘置  
不問一州之人上下驩然若更生當是時微公謀慮周  
密奠而後發不苛不擾則軍與民殆將均被其禍也士  
大夫始服公之才爲可用名聲喧傳而公推功其下被  
賞而官者三人有旨加秩一等任滿陞擢公則又曰賊  
之不殺縱火者倅韓慤胄游說力也願以予之慤胄由  
是亦受進官之賞其忠信不伐如此未幾除湖南路轉  
運判官移湖北路兼知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徽州  
陞辭上記之曰是有功于全者也卽改授江南西路轉

運判官得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者再淳熙八年  
七月一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四累階中奉大夫會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公諱次張字漢老  
世爲濟南長清人父諱衣尚書刑部侍郎贈少師祖諱  
宿武學博士贈宣奉大夫曾祖諱昇中散大夫直史館  
贈太師妣何氏贈魏國夫人少以侍郎恩補承務郎穎  
悟有智識喜法令習之遂中刑法科歷浙東及湖南提  
刑司檢法官覆獄事號平允不務刻深郴州以三重囚  
來上公反之得不死負其才氣勇于有爲耒陽羣盜充

斥使者檄公合巡尉兵討除之辟廣西經略司幹辦公  
事帥胡舜陟節制三路平寇賀州公密贊其畫甚多安  
化蠻賊蒙自由鼓萬衆破宜州鎮寧寨公督戰破賊斬  
獲甚衆遂復鎮寧卽通判宜州繼通判肇慶府靖邵融  
三郡嘗言小使臣詐冒之弊請身故卽批其付身又言  
溪洞蠻詐爲漢官士子帶家屬止鋪驛以誘市吾人一  
爲奴婢用以祭鬼請嚴爲禁州縣失察此當官之實悉  
不與爲轉漕鉏耒剔蠹事加約束纖微備舉至罷麴引  
印賣官紙錢以紓民力朝論欲募敢勇千人屯豫章公

率諸司條陳甚切以謂江右盜賊多凶惡逃亡輩復置  
以爲軍歲久連結窺伺可不慮及相度于九江興國之  
間松山口置寨駐兵百人絕茶商嘯聚之路則曰此所  
急也朝廷皆是之大抵興利除害常切于心而仕多在  
湖熟于事宜方畔兵鳴張莫敢何詰談笑指揮不見難  
色被命江西日條上六事則乞守臣節制駐劄軍將進  
納人押綱運始許注授郢州置轉般倉以貯荆襄糧運  
籍競渡游手以備水軍極言綱馬致斃之由上悉開納  
而興國守者告公移書問事爲私朝廷雖以鑄官罷守

而公亦因是退閒自頤其老曾未數年疾不復起嗚呼  
可勝惜哉子男五延年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延壽  
通直郎知邵武軍泰寧縣皆前公卒當從政郎撫州臨  
川縣丞後公半月亦卒獨第三子從事郎靜江府臨桂  
縣丞延之與幼子登仕郎延嗣在女四朝奉郎通判明  
州汪懌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鄭景山奉議郎通判房  
州趙伯厚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參軍趙師周其壻也  
孫男七久大從政郎新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  
至大保大皆將仕郎功大彌大皆登仕郎宏大亨大尙

幼孫女五長適迪功郎范子永次適進士張蒙餘在室  
曾孫男二均塤曾孫女一公嘗寓衡山會稽而買宅于  
信愛其風土家焉遂葬于上饒縣乾元鄉官源之山娶  
李氏封令人前卒于靖而寄于衡山延之從公治命間  
關奉其柩以合祔云淳熙八年十月庚申也銘曰  
士之遇事每辭于難利器所施節錯根槃有如王公毅  
然可觀談笑臨危懦者汗顏其在小官執法言言人皆  
刻深我獨恕寬其爲長吏廉而有制匪利之措惟民是  
惠旣壽而臧子孫滿門得無陰功逮其後昆自濟之陽



南浦甲乙稿 卷三  
來家江東息焉藏焉寧爲不逢

高郵軍曾使君墓誌銘

曾宣靖公相仁祖致太平晚預定策賜號亞勳其子孫  
儒雅才業自爲世家宣靖之子諱孝純者君曾祖也仕  
至光祿少卿光祿之子諱宜者君祖也仕至尚書虞部  
郎中虞部之子諱恬者君父也字天隱方崇寧大觀間  
天下學者趨時好溺王氏新書以弋聲利奸臣擅朝政  
至禁錮諸儒之說俾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  
從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游以講明聖人之道善類

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留落不偶僅爲朝請郎知大宗  
正丞以沒其身後之澤始及君也君生五歲葬母李氏  
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異之俾從名士關注學再  
舉進士不第則歎曰舉子之文務應程度豈若求吾所  
自得哉益誦書史欲見諸行事起家監潭州南嶽廟調  
錢塘縣主簿錢塘在今爲赤縣小官吏奔走不復能顧  
其職凡輸送之籍率不時注民被追擾甚君則督吏注  
籍惟謹至日夜稽攷或廢寢食府尹趙子瀟號嚴明遇  
僚吏不假詞色惟于君頗盡禮時俾攝其屬以自近就

差衢州西安縣丞樞密劉珙侍郎周操相繼爲守皆器愛之屢決疑獄于旁郡用薦者改右宣教郎知湖州安吉縣浙之劇地民悍吏猾事叢集不可區別宰得善去僅一二君獨以寬明處之乃坦坦服化鬪傷爲減獄罕重囚至以空聞乃新縣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爲善民相率詣部刺史乞留君近臣亦薦君可應監司郡守而君之從父丞相懷適參大政以爲嫌僅除君通判臨安府其佐府事裁決無壅總工役新垂拱前殿建太學御書石經閣皆以辦治受賞秩滿除權發遣高郵軍

陛對卽言天下之弊莫大于無實今士大夫議論非不激昂可喜而職業類苟歲月且引漢文帝因張釋之言不拜嗇夫之事爲證願獎敦厚抑虛誕以變風俗又言兩淮州縣類多措克資妄用徒知修城池闢田野爲邊備然不知民和邊備之本也上異其言稱善久之君旣至郡卽以鎮靜不擾爲先率斂橫取爲戒而游謁饋餉一無所問先是帑庾空乏官吏營卒俸不時給君曰吾不妄取亦不妄用也釋民之負官錢貧窶無所償者凡數千緡謹征權簡燕集罷工役持之僅一歲用果有餘

百濟日乙種 卷三  
吳舒帷校  
歡呼之聲聞于道而不幸君已疾病矣君雖寬于治民而嚴于馭吏邑尉有非理掠里正致死者數持達官書來掌酷牙校犯罪請以功贖君一不顧而竟寘于法人用是服君之平莫敢犯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治所郡人相與罷市哭之官朝散郎賜服五品娶陸氏處士達可之女封安人君性友孝溫厚長者喪宗承廬于墓左三年與其弟居終身無間言先世之產遜而不取其仕于州縣雖上官屢知不肯務合以求進平生喜書札有楷法然與子弟書僕隸約束未嘗輒草所爲文

有約齋藁若干卷而教其二子尤力其長者年次延年同時貢名禮部入太學有聲場屋女五適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叔介承事郎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王錞進士毛适元粹一在室孫男四郁邨郵邨孫女一尚幼而延年後公十九日亦卒耆年以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于平江府吳縣南宮鄉香山之原其世次鄉里國史有傳曾祖與祖則皆贈右正奉大夫曾祖妣祖妣趙氏同姓而異族皆贈太碩人考累贈朝議大夫妣贈恭人君則諱崇字希元春秋六十有六云銘曰

曾出温陵其胄奕奕一門峩巍逮茲七葉大者廟堂次亦侍從光祿虞衡慨已弗用丞于大宗既未省郎孰謂使君不寘周行蘊德抱材粹然温醇百里一州惠及我民議論不詭達于帝聰自其家傳以孝以忠不卽厥身子孫是宜君雖已矣後爲可期

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君墓誌銘

君諱叔介字端直世爲建康人以其考葬王父于宣城縣因家焉遂爲宣城人王大父贈太子太傅諱覺夫人陶氏贈于文安郡王父贈少傅諱樞夫人林氏贈于慶

國考則諱良臣參天子大政爲學士資政殿贈太保諡敏肅君子敏肅爲季子生十二年喪其妣秦國夫人趙氏哀慕如成人旣長侍敏肅疾至割股爲藥餌刺指血寫佛書祈以己年延父之年舉族稱其孝居喪盡禮事二兄悌睦人曰是可移以事君矣初爲南嶽廟者再服除得監左藏東庫待次省罷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南廂最號劇衆謂君始仕爲難君強敏自奮裁決無留壅老吏畏戢一時貴人賢公卿稱薦之異時頑惡好訟者噤不敢逞閱再歲無一事審訴于府于臺省而君

持以無私始富商訟牙僧乞取積其贓至數萬緡監繫累年餘百家貧不能償君爲請于朝釋之然挾權勢以隱征者則正色究理不顧有炭貫以萬斤入市曰此某官所市也君倍罰之巨舶載海物揭黃旗干上每日進御而私售自若君不問其詐第籍其有盡輸內東門弊遂革江湖嚙岸壞民廬東宮領尹工部侍郎沈夏貳府事盡以屬君他官特往來視役也御府賞賜以香茗綵幣君以石貫堅木爲岸心築碎石以易其舊第賞乃居次君恬不問提轄權貸務都茶場嚴私鹽之禁舊例獲

鹽類雜砂礫以增權衡之重務加其罪君悉除之試補吏胥私託一不受曰吏不嫻會計害可勝言時頻歲課不登增入至二百萬緡遷軍器監丞其以軍器物輸者定爲先後程日綱吏舉無滯歎淳熙四年正月幾日以疾不祿年纔三十有八也嗚呼以君之才而資孝謹闔爽有立方寢用于時使壽而光顯顧可量哉君初以父恩補承務郎嘗從所親使于敵以權貨增羨皆得賞積階朝奉大夫其始仕也修贄以文謁黃尙書通老黃公留語終日亟稱不容口最後與司農韓卿子雲厚善朝

夕往來遂以二女歸君之二子蓋君好學不倦攻苦爲文詞而疎于財利務周人之急或有勸其增治田產則謝曰吾藉先人業懼亡以堪也臨終顧諸子俾務學而已有定齋耘藁幾卷藏于家娶曾氏朝散郎權發遣高郵軍崇之女封宜人四男子大中承務郎監常州在城都稅務剛中從事郎秀州華亭場支鹽官執中文中皆將仕郎二女子在室大中等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君昆山鄉衮山之原而未有銘爲之銘曰

惟材之良梗柟豫章培之拱把仰爲楹梁匪繫斧斤缺

折用傷魏爲大名其系煌煌有偉敏肅勳登廟堂施及厥支宣大而昌矧其春秋甫仕而強矧其才能旣試而張剽劇治繁則莫不長弗予其年曷希其光塞之必流後其益芳

朝散郎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蘇公墓誌  
銘

蘇文忠公以文章冠天下士大夫稱曰東坡先生而不姓也中興渡江始諸孫有顯者其二曾孫隔在許昌相繼來歸才望表表著見天子識而用之一曰嶠字季真

歷諫省給事黃扉待制顯謨閣次則公也諱峴字叔子兄弟一時馳名其任海陵縣丞日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宣諭淮東薦之曰蘇軾爲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操履綽有典型願加甄錄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垂拱殿言合上意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也其主簿太常寺在職逾年嘗論考課法乞赴選之官具前任五事簡平允之士以爲廷尉平第知縣之闕爲數等以選能者將遷大理正以女弟之所便親養朝廷以爲太府寺丞而待其次旣而外舅曾丞相

懷長民部引嫌易將作監丞因輪對則曰治道貴持久也常人之情恨不成于頃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防遠圖也語益切至人以爲難知邠州數月丁內艱掌船貨于閩趙丞相雄爲樞密又薦之上曰朕記其面也召見曰卿可謂清苦有立矣除吏部郎卿于太府由福建轉運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在宜與職名執政未及擬詔充祕閣修醜然後知公之簡于聖衷蓋久也而公舊苦肺疾以哭兄逾戚連歲屢作淳熙之十年也六十有六矣疾旬餘卻醫

藥不肯視曰東坡之年止此吾何德似之屏葦茹冠櫛而逝十二月七日也將葬諸子以銘爲請予與公旣故且親同里閭共庚甲也其何可不銘公爲人清澹寡欲氣正而言直在官以廉居家以儉接朋友以信義恬不務進取故自奉常辭正而易丞由寺而移監未嘗一以介意方曾丞相當國每以正論助之人不謂其子壻也竟以嫌引去其提舉福建市舶前官有以歲市乳香增數授貼職者公之增至三十八萬斤不肯自言還朝主吏部右選武臣類不知書所理多不伸公悉意直之或

俾召保任而行吏莫敢肆在太府同詳定敕令遇遷官輒蹙顰不怡累日曰用旣逾分矣祿不及親何益也蓋公實文忠公季子斜川公諱過之孫諱籥之子季真爲母兄其還自北方而文忠仲嗣無後以諸父之命後之從祖侍郎公遲郊恩任公祖諱迨朝散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妣安人歐陽氏考諱篋將仕郎累贈朝奉大夫妣太恭人范氏始文忠愛陽羨山水買田欲居僅數百畝屋數楹也而家于許昌至離亂駕部卽世歐陽夫人始居陽羨大夫早世妣復守志公奉二夫人盡禮無違歐



陽夫人既終公以孫服喪益治其生事而范夫人一女甚愛納壻與公同居三十年舍以正寢而已造室于西偏雖百錢斗粟非夫人之命不擅取予也閨門雍睦人所歎羨初爲鹽城縣鹽場罷舊例之不可仍者自以家貲買小舟部餽場吏始知有上下之分課以充羨及丞海陵都督府下淮南帥司市馬傲公定價公釐爲三等帥謂可損公曰馬求諸民擾矣況重損其直乎公去縣境鹽戶率錢爲贖公悉拒謝之時郡方以事閣公俸聞是愧而還公舶使之不謹多以私市珍貨爲利公則自

食物外一不以市今丞相梁公里第與司爲鄰嘗和公詩戲曰只恐歸無荔子圖言公雖荔枝不肯圖畫以歸也公學有家法喜賦詩自童稚出語已警拔晚淳淡不事雕飾有綺語編僅三卷曰此吾以適意也時夢與羽客唱詠飄然有出塵之想其論事于朝則重縣令之選且言人材所以濟治功求之則是用之或非與循吏能吏之辨析蠲兩淮旱荒三年之稅又言軍將子弟恥武技而尚文墨緩急無可用乞今統制官于部曲各舉所長上甚嘉納曰文武一道東坡詩固有云也請罷州縣

市令司遂行于天下文武提點刑獄不兼置後亦行之  
上嘗問邵州瀕溪洞當用武臣與否公言文武惟所擇  
然州縣之與溪洞接者法嘗禁僧道技術遊士往來食  
鹽官亦置場貿易今稍弛矣願嚴之其將赴舶司上詢  
以舶商事則曰不敢以道路之言欺陛下也俟至部講  
究以聞議者歎公忠實既還始奏二事以鹽貨售于一  
路而勿拘于置司之地舶務官通于四選而必經任者  
皆見納大府布藥材于雜買務得不以時公曰藥以治  
病茲實惠及民者也請用舊法市于外戒監司郡官不

得以私意易置縣令閩之漕計以鹽筴而州縣積負公  
奏除十餘萬緡江右俗號巖訟公爲條目揭道周有投  
牒不應法令皆拒斥之其語頑而貌很者面諭以理往  
往愧謝而去訟亦爲省平居誨諸子以履踐爲先詞章  
次之嘗曰忠孝本也不務本而事文所謂書盡是已娶  
曾氏贈恭人先二十年卒男六人柎迪功郎嚴州桐廬  
縣尉格以繼季真而天石以繼族兄奕世迪功郎監行  
在省倉下界極將仕郎移杞皆力進士欲自奮公有遺  
澤相遜而未承也公之教爲可知矣女一適施槩孫男

五孫女六柄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興縣芙蓉山南平之原且以曾恭人附焉

不附則云曾恭人久為附于姑兆不再舉也

之銘曰

嗚呼東坡夷夏知名況其子孫且有典型典型伊何見于三世季真叔子實令兄弟季固顯矣公僅九卿廉以篤躬孝以事親澹然而和介然以清學非嗜書志在力行自其少年亦以詩鳴陽羨之濱吾祖有田進退裕如若將終焉其逢允時其命則天凡今之賢豈不富貴公雖未極視以弗愧尙其後昆克紹其門墓隧有碑公亡

若存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一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二

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建寧府周公墓誌銘

宋 韓 元 吉 撰

公諱自強字勉仲世家衢州江山縣其任尚書屯田郎  
 中贈正議大夫者曾祖也諱源朝奉大夫直祕閣贈金  
 紫光祿大夫者祖也諱彥質迪功郎德安府司戶曹事  
 贈中奉大夫者父也諱夫亨公幼績學能文伯父舍人  
 公離亨甚愛之嘗曰吾父與祖及吾伯仲皆以儒登科

獨吾季未試而天能大吾家者其在爾光顯乎以其遺  
恩奏公調興國軍大冶縣主簿蘄州司法參軍嚴州桐  
廬縣丞旣而從進士舉不利慨然以應刑法遂中其科  
授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入大理爲評事用薦  
者改右宣教郎授淮南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再爲大理  
評事遷本寺丞又遷正號稱其職擢刑部員外郎陞郎  
中上卽位兼權大理少卿請外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乾道元年被召命俄以郴陽盜發例降秩明年復召真  
爲大理少卿四年改領右治獄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

加直祕閣未幾又召爲少卿同詳定重修敕令除直敷  
文閣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九  
年召爲大理卿淳熙改元獄空被詔獎會刑部侍郎缺  
執政猶擬公兼之上曰周某明習法令卽除公權刑部  
侍郎而兼詳定敕令提領左藏庫以獄議不合請祠甚  
力明年除知寧國府未赴改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  
撫使踰年加集英殿修撰寵拜敷文閣待制再任而湖  
南廣西盜相扇竊發陳峒徂封川瞰德肇二府公激厲  
諸將敗之于三江又敗之于廬田李接繼作狂蹶尤甚

有旨命公以摧鋒軍會合公遣將張喜迎挫之于緣務  
接以竄逸而獲于鬱林當是時兩路雲擾而番山中居  
屹然數千里倚以爲安賊旣平公卽疏論摧鋒軍旣少  
且額猶未足宜足之而增募義兵四百駐于英連以制  
宜章盜賊上賜宸翰皆如公請進龍圖閣待制而以屢  
丐奉祠七年十二月移知鎮江府又以先塋田業在焉  
爲解改建寧府至則疾復作以八年十月四日卒于治  
寢享年六十有二官至中大夫職冠待制于龍圖閣爵  
開國江山縣子食邑五百戶贈正議大夫嗚呼自古法

家多刻深而公兩爲刑使之屬再爲廷尉平四爲寺長  
官以至司寇貳卿之選無秋毫慘其治獄則先屏奸吏  
躬聽斷務得其情編配入贓償監繫無已者悉奏蠲之  
及其議獄也大理有阿楊殺小兒案而公以爲可疑不  
顧衆論爭之引向敏中錢若水所讞獄疑二事欲傳中  
孚之義緩其死以俟小兒之獲否然後處刑不合竟去  
蓋持心之厚如此在廣西請均民戶身丁錢米之不實  
者而正其籍嶺南號瘴地西境尤闊遠民病皆飲水而  
無藥餌公始乞置惠民局于諸州而州以常平錢五百

緡給之市藥俾同判或幕職專領人賴以濟論繫囚笞掠凍餒之罪獄官以計分奏裁先是仕嶺南之貧者物故其妻女或不能自存至誘賣爲婢妾公奏立法禁使得自陳官爲賙卹嫁之然遺孤有地遠不能歸者則置庫號接濟計口賑錢米俾獲度嶺而北亦倣江西轉運芮輝所請取之公庫而公懼其不能久也爲之措畫凡已俸之外舊餼有不可受且不欲驟異于衆者積而儲之得錢八千緡置田三十頃以請于朝刻石具記專爲此費而不取于他司不得以他用于是遂爲一道羈旅

孤嫠之利人之頌公陰德爲亡窮然公之治廣也罷八邑豫借之賦輸米之暗增其耗者務爲寬政而用常有餘雖監司亦疑而問其故公笑曰是無他術惟擇僚吏之賢委而察之使財賦不至欺隱則用自足爾識者以爲知言以暇日修治學宇創二亭倣六齋儲書備器用以誘勸其來者始廣之進士二十年無登科矣至是預春官之第乃兩人士風翕然大變浚南濠以疏其惡決渠流以通于海嚴水軍之律無敢盜販治逃卒拘之摧鋒軍內外漸漸安靜而公視公帑如私藏一毫無所妄

費持已嚴潔兩兼市舶清譽尤著州治有十賢堂祀晉  
至唐牧守之有名者公又集本朝潘武惠向文簡公而  
下八人繼之而士子因欲祠公像于學以謂中興以來  
未有久任之美如公者也而公力謝止之及移丹徒邦  
人竟爲之祠云初張致遠之爲帥也嘗招海寇之餘黨  
置海嶼曰大奚山糜以効用之名而實無所廩給遇歲  
饑或間出掠魚鹽之利言事者指爲公病上察焉第  
一秩公恬不以辯至建未暖席方盡還軍食之負而  
商之盜使公且壽而得盡其設施于時其功效奚止

是哉然公之曾大父好賢樂善推重于鄉閭歐陽文忠  
與諸名公爲賦萃賢亭詩大父著文名嘗守循州有善  
政蘇文忠公以默化名其堂伯父則舍人儒學入侍持  
節四方攷其世德厥有端緒至公登法從蔚然聲稱信  
如舍人所期而舍人無後公遂以一子嗣之曾祖妣江  
氏贈碩人祖妣趙氏永嘉郡俞氏滎陽郎皆天人妣王  
氏令人娶徐氏贈令人子男四待聘修職郎處州縉雲  
縣尉待問修職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待舉將仕郎命  
繼舍人者待取承務郎女五壻則迪功郎辰州叙浦縣



主簿呂友直迪功郎新南劍州將樂縣主簿宋世本其  
一早夭二在室孫男元老彭老女尙幼淳熙九年八月  
壬寅待聘等葬公于其鄉之齊山峰立請銘予與公同  
在郎省先後爲理卿今同寓上饒其何可辭銘曰  
國朝議法始亦付吏逮我神宗設科取士士習于律或  
嚴少恩寬恕不苛亦惟有人顯顯周公少以學文漫然  
應之則以致身矧厥治功有仁有威肅穆循和抑爲吏  
師公在廷尉出入四至進退裕如卒登近侍公在番禺  
偃息六年不貪于泉追蹤昔賢帝曰來歸牧我近甸易

藩之潛曾未再見天不我留逝于武夷嶠南之民猶公  
是思凡公施爲實本忠厚明嗇其齡宜衍其後江郎之  
山倚天巘岼其別曰齊公墓在焉

祐甫墓誌銘

祐甫龐姓謙孺其名祐甫字也單州武夷城人皇祐中  
有相仁宗而公于穎國謚莊敏者其曾大父也穎公之  
子朝奉大夫諱元中者其祖也大夫之子忠訓郎諱敏  
孫者其父也祐甫少孤留落四方紹興十年季父莊孫  
以明堂恩奏爲將仕郎明年監南嶽廟丁母憂服除調

南浦日之利 卷三 二吳舒惟校  
泰州海陵縣尉代歸得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  
事以言者罷居久之得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以  
省員復罷授鎮江府觀察推官官爲右文林郎如是而  
止爾然世之稱祐甫者以字不以官知祐甫者以詩與  
文而祐甫性敏悟讀書過目輒解爲詩原于古樂府有  
自得之妙爲文欲如先秦古書雅奧而奇出爲騷詞屈  
宋以降則不學也皆不蹈世俗畦畛不肯以近代文士  
爲能以是議論輒驚人往往憚與之交及見其作無不  
愛也始猶有田可食旣連蹇不遇鬻幾盡屏居吳興山

間屋僅數椽妻子不勝其憂好事者至則典衣具酒論  
文誦詩終日不厭親族有不能葬者亦質田助之旦起  
蓬首曳杖吟哦草中田野之人識其爲祐甫也乾道三  
年權監饒州景德鎮五日而病作旣革尚能爲字以託  
平生所厚故人曰得錢五十萬買田以活諸子吾死冥  
矣旣而祐甫果死予爲遣吏護其喪歸且斂故人之錢  
以累芮輝國瑞買田付其子而吳興士夫又合力葬祐  
甫于周塘村其母夫人瑩側蓋莫不哀之始祐甫挾其  
詩文遊行都市諸公貴人倒屣願見未及有所薦引已

南浦曰乙和  
復排去去而不復仕矣天下之窮有若是哉彼富貴壽  
考而無祐甫之才者獨何人耶祐甫晚好釋氏學每嘆  
曰吾生甚不如人死必求所謂極樂國者其在村落爲  
念佛之社將死氣僅屬囁嚅誦佛不休問以家事不對  
也祐甫歷官不再其在海陵不欲以捕盜受賞邑有妖  
神降于尉卒女子祐甫取其像鞭而焚之母夫人宗室  
近屬性嚴重既窶甚欲攜之依他人祐甫拜而請願獨  
居以養其艱食盡力閭里蓋難之及夫人之喪乞貸于  
親舊葬祭甚備其妻嘗歸寧祐甫與約吾母練祭則來

已乃踰期祐甫閉門謝之曰若忘姑矣妻從闔中哀祈  
千端竟不顧其介然自立如此祐甫死時年纔五十有  
一蓋三月某日也葬以十二月十三日再娶林氏子四  
人師憲師亮師潛師易女二人未嫁有白蘋文藁十卷  
詩說西漢刊誤睡起錄皆未成書祐甫于交游寡合而  
于子兄弟特善其頻年有疾輒以其文藁屬予序且丐  
銘其墓予每謂其不祥未嘗答也今遂果然矣悲夫因  
收涕作銘以成祐甫之志而鄱陽章甫冠之爲書于石  
冠之昨與祐甫俱客于予四老者也予潁川韓元吉也

銘曰

吁祐甫才允良命則窮文有光抑而信道之常奄不復  
世用傷校彼庸孰在亡安求旃雪水陽吁祐甫永此藏  
韶州太守朝散大夫汪公墓誌銘

公諱杞字南美新安汪氏也英濟王七世孫景徙于婺  
源縣景生高高生濟濟生丕丕生惟良是爲公會祖隱  
德不仕翰林侍讀錢醇老嘗表其墓惟良生叔漸是爲  
公祖以子贈奉議郎叔漸生路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官  
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是爲公父以公贈至銀青光

祿大夫宗人翰林學士彥章稱其人以比元魯山娶萬  
氏贈蘄春郡夫人張氏贈大寧郡夫人寧生四子公其  
仲也舊名利國少篤于學方朝廷興舍法于天下公與  
兄利往俱選上舍繼而入辟雍解于開封府建炎二年  
太上皇帝龍飛策進士始中第授迪功郎南康軍司法  
參軍郡經李成兵火大將韓忠武公提軍數萬過郡趣  
軍食甚峻守懼不給至乞祠公始仕獨毅然畫策請稅  
商船盡輸米以濟用度傲公攝倉官應之軍士譁不可  
止公呼隊長諭之曰券各有姓名在也一不如律案其

名告大帥申軍法矣皆噤不敢出聲自卯漏下至五鼓  
乃畢人服公可馭衆任建州崇安縣丞縣庫陷失緡錢  
踰數千公聲色不爲動第責庫吏限一月俾輸時建  
守魏邦達治有威嚴欲逮繫之公啓曰是無益也積弊  
至此願聽其所爲不效則寘獄未晚旣限滿果盡得之  
有兄弟五人訟家資累政不能決公列之庭下舉唐賢  
韓思彥飲乳事訓之皆感泣遂均產課民藝桑柘十六  
萬株守及諸司競論薦改右宣教郎知饒州安仁縣縣  
因寇退後版籍焚逸產稅之數殆失其半冒佃匿稅餘

五萬緡民輸絹及苗役悉增于舊公括而正之一絹減  
稅錢三百餘苗米役錢和買十減其四而豪戶兼井所  
不利相率騰訟于朝事下漕司委郡丞來治謂公必有  
妄用公謝曰一錢出入有簿籍在請以姓名所輸揭諸  
鄉有不實者當盡訴矣乃無一人訴者上下彌服公卽  
興縣學以誘勸其俗略無懲治之意貴人寓公莫不譽  
歎知建昌軍南豐縣其治如安仁民以孝行著者凡十  
九家根正逃絕戶亦萬餘得稅錢六百緡米二千三百  
斛催稅之長始無償納之患屬歲旱發廩賑之活數萬

鄉民爲立生祠易縣橋以石梁以公名有宿寇張小者據巢穴幾二十年公合弓兵一戰平之時經界始行不擾而辦鄰邑皆來問其法逃戶復業者四千三百增桑柘四十萬修水利四百餘所由是監司以公治狀上聞遂籍于中書後十有五年公赴官廣東經南豐百姓猶遮道送迎頌公未忘也知信州玉山縣以其餘力新縣宇葺館舍整塗路之阻而獻言者欲開運渠自縣以達常山公則拒之曰是不特勞民費用且壞人墳墓甚衆而山徑高險皆石亦豈能通也議遂格會鄰境有惡少

奪食頑民鄭一龍亦嘯聚爲應公捕誅之百里又安通判肇慶府一日海州數十百奄至若有異府洵懼失所爲公單騎走岸次嘻笑諭之衆皆靡去被檄攝英州閱再歲有惠愛旣還里中則曰吾老矣築室治竹石聚書萬卷以教子弟延賓客飲酒賦詩自適朝命除公守韶州竟丐祠祿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四武夷山冲佑觀者一當淳熙二年太上慶壽恩霈以龍飛榜進秩而徽州守臣應詔以公年雖七十歷官治績精力尙強可選監司郡守亦莫能起也閒居二十年康健燕怡與其室黃

夫人皆上壽子孫數十侍側澹然無聲色之娛鄉閭敬  
之若父祖歲饑大家務閉糴公獨發私廩損其價以惠  
貧者兩邑令致謝于門今年正月考妣加贈恩至猶與  
族媼慶會自以致家布衣叨世科雖不及養而贈官封  
邑俱至二品諄諄案此處有脫文九十有三官朝散大夫賜服  
三品有詩文數十餘卷藏于家娶黃氏同邑進士造之  
女年亦八十九矣三男子邦俊迪功郎南安軍大庾縣  
主簿邦直當以遺恩受命龜齡舉進士有聲三女子壻  
則進士黃欽承黃時心左宣義郎簽書桂陽軍判官方

正己孫男七詠謙諤該誼詞訓孫女七長適董懌次黃  
玠次夏朝宗餘在室曾孫男三女二公性介直資明敏  
歷宰三邑半刺二千石皆以廉能稱其治邑先教化必  
更學舍招延士子至今安仁之學冠于諸邑銀青公在  
小官有謂之真清者公因以真清所至榜官舍爲名其  
貳肇慶爲直南恩守訟事守以厚餽爲謝力辭不受出  
行屬縣宰有以白金二百星助公修廨者公斥寄之軍  
帑後宰以贓敗人始服公不負于清名當路公卿知己  
論薦亦衆而不肯俯仰以求用老而靜退自營壽藏于

所居之近獎山造僧庵築亭宇甚備至是以十二月壬申葬焉予頃在信幕公爲玉山熟其行事往歲過其鄉見公猶精明未衰也今夏如宣城再經其門聞哭聲則公喪旣數月矣因于其家而哀之及葬邦俊等來請銘銘曰

汪姓之原踣能執干自隋迄唐盛于新安旣祀旣封我朝而王將相文儒顯于四方惟婺源宗十有五世聯芳登名父子以繼嗟哉韶州廉介特立晚秉一麾早製三邑善政美才足用有爲蘊奇于衷曾莫究施黃髮鬢然

世其真清樂于家林壽幾百齡有子暨孫足大我後天祐善人豈惟其壽獎山嶢嶢自營其藏閭里敬思公爲不亡

朝奉大夫新知泰州宋公墓誌銘

宋姓自陳州南頓來寓上饒築室城南而葬于德源之山蓋左中大夫直祕閣諱孝先者始也祕閣生三子其長與仲亦典州治縣有聲稱不幸相繼以歿獨其季以才諳聞于時淳熙九年由澧陽守賜對便殿天子嘉其對以爲才可用在近制旣歷郡則應郎選而公恬然復



以郡自乞執政驚嘆曰是何取之廉耶爲擇近次畀以  
泰州旣歸閩里之賀客未竟公得暑疾暴下醫亦易之  
甫數日遂不起向之賀者皆失聲悲咤不特爲宋氏惜  
也將葬諸子來請銘而予之居幸爲鄰又與其兄弟往  
還亦舊義不可辭公諱适字叔敏卽祕閣季子也少嘗  
舉進士不利乃求爲有用之學聞其鄉先生遂于易數  
者往從之遊得其說甚富旣而補祕閣宗祀恩調溫州  
支鹽食所隸故多亭戶迺新例哀白金以爲費至公獨  
不受籍其數還之衆服其廉三年不敢慢易宿弊悉除

歷饒州軍事判官饒號劇郡且刑獄坑冶二使者在焉  
獄訟不得自專每有問不以罪州則以咎幕職公從容  
其間辨析無撓歲小歉元夕攝守者尚欲張燈華飾且  
具公斂板爭之屢卻不顧卒從公議諸司用是知薦秩  
滿改右宣義郎知邵武軍泰寧縣在閩爲巖邑或勸急  
財賦緩民訟者公曰此俗吏之爲也悉意聽決務適其  
平則修學校迪諸生以禮義是歲鄉貢邑之士爲多間  
擢第春官旣代者將至鄰邑伺其便挾上官勢欲以鹽  
數萬斤寄售公拒絕之然後以印付代者民爲立祠記

其事得通判靖州靖荒遠有夷獠難馭銓部偶許其闕親舊謂公曰是道傍苦李也公曰吾貧仰祿所願施爲以報國家亦何擇馳單車就道旣視職俄報洞賊入寇衆號二萬公度主將不任事勸其在告以事付我因求所以致寇之由命鄉老往諭之賊酋遽謝曰吾州所爲類若是吾忍畔乎而官軍微功欲乘其怠擊之公曰是吾失信也異日有患將若何遂深入其巢撫定以還通判臨江軍會秋選進士公方司試院中郡支衣錢不逮數譁怒不可遏居民匿走懼其將亂公欲出視之主文

者謂有法禁公笑曰輕重有權此法所不載也苟獲罪某當任之乃犯門而出徒步至通衢呼卒伍之長告以利害且曰郡帑錢不足當以吾廳錢足之衆大喜羅拜皆歸營不敢動公密捕其首正其罪帥與憲臺聞之欲上其功公力謝曰是彰守之過也莫不歎服知澧州亦有猺洞之患公陛辭曰上嘗諭以恩信爲先公至則宣布詔旨凡固結其心者靡不備舉猺人感動時相率拜庭下公又思所以防制之者取四縣義勇及弓弩手分隸于五知寨而統以都巡檢給器仗教以行陣緩急皆

可用夷獠畏戢無敢犯歲比不登公講求荒政甚至官廩之賑頗不充敦勸豪右積穀之家皆使備糶然爲定升斗均價直雖深山窮谷置場以濟故一州之民獨無流徙歸入見遂詳言之反覆論奏至于六七時江浙旱曠上方以州縣賑濟無實爲憂聞公言稱善以爲才者此也公爲人敦厚儒雅事親孝謹奉一兄恭甚交朋友以信義而無吝嗇然遇事有守不肯妄進取以徼名利居閒治廢田爲圃藝花竹載酒賦詩與賓客遊從甚適其爲郡見鄰境以發擿縣令爲聲名則歎曰今之官莫

難于令使其謬而不法賊而有實罷之何媿責以細故而不復寬之吾不忍也人用是服其長者始葬歐陽夫人卜地于崇孝鄉陸村規爲三竈植萬松其上時公年未四十人以爲蚤公則曰人詎有不死後數十寒暑會當同歸今力所可及也然公再娶向氏十五年亦前卒旣啟壙而納之今公遂處其中不謂知命也哉公卒以七月五日葬以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七官至朝奉大夫考祕閣少年取上第兩爲都公衛卿持節案刑以吏能著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祖諱舜臣故朝散郎通判

憲州以祕閣贈亦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諱良弼故大理寺丞以朝散贈至朝請郎妣劉氏薛氏皆贈夫人公之配歐陽氏向氏皆封安人子男四世譽世儒世稱世求孫五鑑鑄鏞鏗銘曰

獨夫腥聞覆商鼎微歸宗周抱其皿有氏于宋裔斯永在漢則昌唐則璟聲名昭垂業彪炳逮于我朝繫國姓惟官暨元族之竝公家淮陽系滋盛卿月輝輝近相映子皆方州季益令承兄事親友以敬良于效官達爲政獠夷綏和民不病左符載更時遇聖年不我留逝期命

猗嗟後人席餘慶

太令人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葬臨安府餘杭縣湖西之原十有八年矣其仲子爲福建路轉運副使書來請曰公碩不天六歲而孤當崎嶇戎馬間母氏提而南蓋嘗變姓名易藍纓避狼虎之暴得以全諸子也旣又教之從師友追賢能齒士大夫之後僅以伯氏之恩而致封焉壽固不爲天然公碩冒符節躡臺省荷朝廷光榮諸孫繼竊科第稍稍自振而甘蠶之養乃已不及前日菽水酸寒念之痛貫

心齋或達旦不寐無以自贖也惟追遠之義宜有以叙其平生說懌其善美以慰于幽宮信于後世而適奉使指留連蜀道復後其時矣今願有述也君舊嘗爲鄰熟吾親之行事其不可以辭嗚呼予亦少而孤奉母而不得終養者也故見侍其親而安勞壽考者則不勝凱風寒泉之思聞悲哀思慕之言不翅如自己出也而夫人享年又與吾母同況耳其話言目其善教與其子還往猶弟昆今白首相望其子之悲亦我之悲也顧何愛吾文案夫人唐汾陽王之後也其世次不可詳攷而家于

開封曾大父諱某爲監主簿大父諱某爲縣主簿仕不致顯考則諱師厚娶皇族濮王宮仲愈之女爲保義郎而不喜出仕優游里閭以琴酒自適夫人天性沈靜不事華侈雖世居輦轂不服飾澹然未嘗輒徇時好故親族內外咸知其賢魏邸宣州觀察使爲其第三子贈中散大夫諱某者聘焉夫人旣歸外家之族而宣州子舍素多所娶皆名家大姓獨推夫人婦道爲可則蓋居家孝而和奉祭祀備而潔處用度儉而不陋恂恂色莊而氣平雖女工之巧未嘗自銜已能以驕人也遇人有不

善私面諭之不以語于衆善則于衆稱焉舉族敬愛以爲不可及中散喜交游下士酒醴之會無虛日夫人聞其與客對談吟哦賦詠必竊聽而喜爲之治具益不倦靖康元年中散下世命人之禍起夫人攜其兒女六人間關避地四方閱再歲始能渡江所謂變姓名易藍縷者皆其實也雖衣食未給而朝夕厲其子以讀書曰爾父之後不可不立也其長子公顥以取應得官至武德郎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次公碩也以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第則又誨之曰學非止一第也宜有以充之故二

子之仕皆有聲稱籍甚及公碩爲餘杭縣而夫人疾不起隆興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則閏月某甲子也享年七十有六以公顥通朝籍封太孺人慈寧慶壽恩封安人今累贈至今人云四男子公顥以淳熙五年卒于官公碩今爲朝請大夫直徽猷閣就差知寧國府矣其二則早世二女子嫁敦武郎吳泳之從義郎李璟諸孫九人彥縑成忠郎淮南西路將領彥縉宣教郎新知臨安府於潛縣彥銓承務郎撫州金谿縣丞彥綱迪功郎處州縉雲縣尉三人皆登進士第者也彥紆迪功郎新

信州司戶參軍彥綰將仕郎彥紆彥組彥統尚幼孫女  
三迪功郎汀州寧化縣尉鄒作德進士黃準從政郎夔  
州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逸其壻也噫婦人無外事  
視其相于夫者足以知其內視其子與孫之成立足以  
知其教況如夫人其操行著于宗族之間而節義立于  
艱難之際士大夫聞其風望其門而咨嗟嘆羨之不足  
此詩之所以著詠史之所以紀而不遺者也其敢不銘  
銘曰

孝而和順而敬是為女德之令冰玉其清松柏其勁是

為婦節之正有子而賢又孫而盛足以見吾母道之聖  
人有一其可稱況美備而莫竝耶餘杭之阡湖水淵淵  
史或逸言視此其傳歟

安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姓諱法善世為和州清曠人伯父邵始登進士  
第為敷文閣待制贈其祖幾至金紫光祿大夫父祁歷  
淮南轉運知江州寓直祕閣終右朝散郎妣李氏某官  
文淵女也夫人生二十四年為右朝請郎直祕閣今寧  
國府長史韓君元龍繼室年三十九乾道八年九月二

十四日歿于寧國官舍長史將葬夫人而以書抵其弟某曰吾之娶于張也因子之議也不幸已矣其亦子遂銘之蓋夫人之兄孝祥妙年以文學冠多士入中書爲舍人名聲籍甚方其校中祕書也某實與之遊而夫人淑稱稔于外江州擇其壻甚艱長史時爲縣天台亦再娶再天無復婚意舍人獨與某議以夫人歸吾家謂夫人性靜專且知書能誦佛經習于世故舉族人人敬之宜爲長史配也旣嫁而奉太夫人謹甚撫兒女如己出遇事整然有條大小咸喜無一不逮所聞者嘗因小疾

太夫人躬撫摩之夫人遽起曰姑也而以女視婦乎其何敢不事姑如母也後數年長史官荆南太夫人得偏痺之疾夫人扶掖起居凡湯劑食飲必歷其手而後進如是踰一紀太夫人旣棄諸孤未終喪而夫人遂哭其兄與其女弟又重罹江州之戚期功衰斲不堪其憂由是亦得疾病屢作而未平乃趣長史俾爲其子婚而嫁其長女日夜以爲言及婦與壻將踵門則喜甚力治其所須急者初治補苴頓忘其勞且曰吾畢此死亦瞑矣不數月夫人疾果甚一日呼其兒女婦媪悉坐牀下



告以家事諄諄累數十語而已生二女返麾去之曰是  
幼未有知也徒亂人意命浮屠作懺摩法而侍婢擊磬  
聲未絕而逝男曰沆女曰妙智適左迪功郎新饒州安  
仁縣主簿李景和其二女則曰紀十有二歲曰華九歲  
矣嘗生一男曰相老未晬而夭遂以是年十二月丁酉  
葬夫人于宣城鳳凰山介于先夫人與長史前二夫人  
塋之側長史悲不克自銘而俾某銘始某兄弟旣終喪  
而別也夫人泣曰某已屬疾矣叔他日來當不復見也  
嗚呼孰謂其果然哉銘曰

潔身而家女之德事姑猶親婦之職俗澆不還世乃識  
鳴鳩之儀矧如一能齊死生繫學力不相夫子吁可惻  
兩殯之原姑之側銘焉弗忘此其室

榮國太夫人上官氏墓誌銘

夫人上官氏邵武之著姓也夫人之考以儒學奮爲左  
中大夫出入顯仕始大其門夫人生而靜專不妄言笑  
中大公異之擇配甚久故戶部侍郎季公有聲太學以  
上舍擢第夫人歸焉侍郎家處州之龍泉蚤孤而貧夫  
人不逮事其舅姑遇歲時薦祭稱家有無必具以潔與

其夫均感慕不翅如逮事者嘗歎曰吾爲君家婦凡事死猶事生也旣侍郎爲辟雍直講季氏之宗有不令者以其上世清平里之塋山竊售于僧寺侍郎謁告歸義贖之祿薄素無積將貸于人夫人泣曰吾父母資送我者以爲君家助也君松楸不自保吾安所用焉盡倒其奩以贖其山且以其餘增地甚廣置廬舍守之曰俾後世知自君得他人無敢預也于是季氏之族無大小皆稱夫人之賢且服其識至今薪樵不敢望其墓林曰此上官夫人賜也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經略廣州旣三年

得請奉祠矣未去廣而歿諸子未冠夫人護其喪獨行數千里歸祔清平之塋襄治甚備已而慨然曰吾于季氏無負矣猶欲教其子使得齒于士君子之流然夫家中大公時中大公諸子皆早世惟夫人在夫人日侍其二親退則躬課諸子誦習夜分乃寐率以爲常中大公與其夫人年皆九十而終夫人始去其親之舍築室郡城聚居十指諸子巖巖仕有能稱相踵至半刺史二千石諸孫十餘間受命或預鄉薦孫壻六七人被服儒雅

南浦月乙稿 卷三 吳舒帷校  
鄉閭指爲盛事然不幸十餘年間三子者前卒獨季息  
圭侍左右夫人年已八十人亦不堪其憂而夫人自少  
觀浮屠氏書泊然無甚哀戚之累將終之夕僅以小疾  
猶合目端坐誦華嚴經滔滔無一語謬淳熙五年二月  
三日也圭將以是年十月某甲子祔夫人于侍郎塋北  
之右而來請銘始予家與夫人家同避寇邵武山谷間  
吾親與夫人年相若而諸子與吾兄弟年又相若也弦  
誦相鄰間亦同試于有司及仕途相遠吾親旣下世而  
聞夫人壽考康寧未嘗不歎羨欽慕以爲其親之榮也

繼而知其兄弟夭折至于再三亦未嘗不感愴嗟惜以  
爲其親之哀也觀夫人所守與其自謂無負于季氏者  
豈不信然哉惟夫人少爲淑女長爲賢婦老爲令母勤  
儉有禮法其處己莊而和其治家嚴而有則其于內外  
親族睦且有義而又達于哀樂死生之際其可不銘初  
夫人以侍郎貴當封碩人而侍郎回以封其母厥後諸  
子旣通朝籍始封太碩人遇皇太子恩加封太淑人郊  
祀與慶壽典禮歷封縉雲文安永寧三郡太夫人淳熙  
三年封榮國太夫人春秋蓋八十有五曾祖諱某祖諱

照贈光祿大夫考諱恢母令人高氏男四人奎承議郎  
通判明州壁朝奉大夫知通州墊朝奉郎通判贛州皆  
前卒者圭通直郎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孫十六人鑿  
鑿崑鑿鑿夢符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孫女八人長  
適惠州河源縣令陳希默次適漳州漳浦縣主簿張棊  
次適贛州雩都縣主簿王察次適福州左司理參軍王  
浩次適建寧府甌寧縣尉朱頓孫次適隆興府新建縣  
尉廖敏德次適饒州文學吳悅次尙幼曾孫七曾孫女  
六侍郎諱陵字延仲云銘曰

女美之盛婦德之令其守也正有夫而賢有子而傳亦  
謂爲全不罹于艱不踐于難行奚可言旣得其寧又居  
其成壽考則榮匪生與樂不滯而覺道斯可學懿躅清  
規聲問以垂視此銘詞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其先蓋上黨人而家開封七世祖諱崇矩  
爲皇朝開國勳臣任樞密使贈太師封河東王諡元靖  
高祖諱遵勉尙太宗第八女獻穆大長公主任鎮國軍  
節度使亦贈太師諡和文曾祖諱端懿任鎮國軍節度

觀察留後贈侍中祖諱說任感德軍節度使考諱宗任奉直大夫直徽猷閣妣王氏封恭人故集賢校理安國之女夫人生世族襲富貴其清儉好禮出天性而外家本儒學見聞有典型初適符寶郎錢端義生一女子矣而寡爲朝請大夫祕閣修撰韓公繼室公繼球字美成出入中外有名聲而一意官事未嘗問家有無夫人曰治家吾職也盡發其積與己資送之具以置良田築室臨川爲寓居計一旦有負米輸于庭者修撰驚問之夫人笑曰此吾家租也乃謝夫人真助我者旣而修撰自

夔易帥荆南不起于道二子尚幼或勸夫人謀地以葬無庸歸夫人慟曰昔吾夫葬吾姑信州也盍使從焉我則無如之何聞者爲出涕蓋間關逾數千里負其柩附于太夫人鄭之側卽墓所築室廬以爲僧居買田數十畝給之且歎曰吾家在遠不得朝夕此也故至則流連數月不忍去夫人不逮事其舅姑而歲時薦祭潔嚴齋莊不啻如奉其生嘗聞鄭夫人欲飯浮圖氏且千萬久而未償夫人曰是亦吾夫之願也顧不能遽集因以田施疏山白雲僧舍俾收歲租以爲飯僧之數凡六年而

後畢方建炎亂離夫人家隔絕道經泗州僧伽塔下炷香于頂祈與父母相見而死未幾家問果至及奉直公歿藁殯于南安甚久夫人歸韓氏乃舉而厝于臨川修撰喪迎王夫人養于家王夫人年過八十疾革謂所親曰吾生事死葬之託一女而已孰謂不如男乎奉直公嘗誦華嚴經欲百部以禳兵火之厄僅及其半夫人誦至二百部以酬先志蓋夫人資孝謹雅好佛學嘗從其徒法真乞名法因又謁宗杲于徑山得號安靖道人晚年布裘飯蔬儵然默坐或誦佛書意有所會至忘食飲

也然夫人善治家凡家事細大悉有法貨泉穀米之用知所均節周旋內外親族稱其戚疎厚薄之誼論者以謂使爲一男子其稱能吏才大夫決矣躬教二子以詩書嘗撫之曰乃翁有官業聲譽在人若等毋負之也旣二子皆舉進士預薦送則喜曰其將有傳耶以慶壽恩封太恭人淳熙四年從其長子官于行在所得疾以逝六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七月辛酉合祔于上饒縣禪寂之東山修撰穴之左二子者長曦從事郎監行在雜務雜賣場門次歷迪功郎監湖州新鎮市女三前

氏出也壻則朝散大夫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晁子健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鄴朝請大夫直祕閣孟充孫男元芝元著元葵女孫二其在錢氏女子則嫁通直郎知寧國府太平縣詹承宗夫人之行與事元吉以族姓知之爲詳故不辭而銘銘曰

惟天地義女正乎內柔則有位家則有饋去古寔邈姆訓益亡不組不紉視以爲常猗嗟夫人世有令緒少爲順婦長爲賢母克相其良以成其家儉而不嗇飾而不華膳羞酒醴被服在體妾媵閨房率有綱紀我繩我規

左右其宜自今視之蔚爲女師夫人旣老復奉其親誨其二子施于後人死生常理壽夭匪訖夫人學焉蓋已知此葬從于夫亦侍其姑鼓鐘其隅夫人所廬

安人盧氏墓誌銘

淳熙改元之七年予始居南澗有腰經候于門而以書見者徐姓文卿其名拜而泣曰先君子幸有契也文卿之母將葬于玉山縣安平鄉魯家原矣願賜以銘予驚問之則故攷功郎中徐公漢英之季子也而處州趙使君文鼎嘗與俱來道其力學習文之善及觀其書詞則

知古義欲以顯其親之淑于百千年陵谷遷變之後者  
又其里人相與狀其夫人行事甚縟是可述已蓋攷功  
諱人傑字漢英家信州玉山縣少通春秋爲名進士登  
巍科鄉閭皆慕其文與余頃同在郎舍朝夕晤語推爲  
長者旣又同持節江東西書問往來見其家有緒有條  
而攷功得悉意王事于外而無閨門之慮知其內爲之  
助也今遂見其子之立而將不墮其家之傳足以知其  
母之教焉夫人姓盧氏世爲衢人曾祖襄祖元達父輕  
習儒業不得仕而其從兄驥仕至侍從有文名爲衢之

著姓夫人性端重不妄言笑年十七以嫁復州教授周  
君之才有子與女三人矣周君不幸卽世夫人提其孤  
奉其柩由數千里歸居且十年不忍去其姑之左右逮  
終姑喪乃若有所不容者夫人之母徐歎曰吾女無所  
託矣必託于士之賢者庶幾其肯從焉而攷功久失其  
配遂以夫人歸徐氏攷功素薄于生業夫人治家勤儉  
有法接其姻族和以盡禮凡祭祀賓客人莫知其貧撫  
其前氏二子如己出己乃自生子文卿也攷功旣捐館  
舍夫人日夜誨其子以詩書而家事自任不以衣食勞



其子俾求賢師友而問學焉蓋其志尚可見如此子三人禹卿迪功郎峽州宜都縣主簿前卒次湯卿文卿孫十人曰騏曰駟曰驥駟方預秋貢名餘尚幼其在周氏子則曰印女則適廣州番禺縣丞富桷進士祝麓饒州餘干縣主簿潘漢卿夫人以攷功遇郊恩封安人年六十有四終則去年三月十一日葬則今年十二月六日也爲之銘曰

相其夫已有家矣又教其子而傳焉特未享其榮與養也是不畀其年耶悲夫

太宜人毛氏墓誌銘

趙氏之子將葬其母踵門而泣曰善采生四年而失先君子以靖康之難先君子亦流離四方雖在濮屬五世而近子然無田舍以依繫母氏是恃上有兄下有子姪誨之學以自奮僅列于仕矣又誨之忠勤廉恪俾盡力焉今不幸而親不侍也相與忍死以襄大事而吾母温恭之德潔正之行懼于湮沒無聞君其哀之而賁以銘曩予守金華郡善采猶以武爵任筦庫好學而文愛其才也旣而果登進士第而貳令于建安予亦舊爲建安

宰嘗取陸景倩事以名承廨一堂曰真清逮今三十年  
邑人言善采清甚至捐其可得之俸以治其官舍爲不  
負于堂者及居喪號慕如禮法寫佛書數萬言以爲薦  
祭鄉之士子敬而記之則子可不銘以慰其思惟夫人  
蓋毛氏世爲衢之江山禮賢鎮人左中奉大夫京之孫  
左朝議夫夫亨之女也爲武義郎趙君不俛之繼室夫  
人幼有令聞善女工習詩書武義任禮賢鎮而喪其前  
配王氏有男女二人矣夫人歸焉主饋字孤家人宜之  
僅十年而武義卽世夫人年甫二十有七生二男一女

子守義莫奪躬治其田廬以緝其生理掩關教其子外  
勤儉自頤日課釋老氏經刺繡其像製爲幡幢貸其簪  
珥用祈武義之福聞其子有佳客雖手自治饌弗憚或  
不如己者來戒使謝之故其子孫表表甚立淳熙之八  
年也夫人生朝方燕親族而善采貢名禮部孫汝勳中  
取應選郵音竝至里巷懽呼以爲榮而夫人澹然不爲  
動曰此子弟之常也及在建安而善哲善慈官亦近地  
歲時來侍觀者以爲慶謂宜見其子孫之顯且大而夫  
人益享其壽考也而年纔五十有八以逝向之里巷之

人與聞其事者莫不哀之況其子孫乎子善哲修武郎  
福建安撫司准備將令次未賜名而亡女適秉義郎郴  
州桂陽縣尉祝元齡次適忠訓郎監循州商稅祝九齡  
前氏出也善慈從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善采宣教郎知  
建寧府建安縣丞女適忠訓郎提點廣南西路綱馬驛  
程江邦佐夫人出也而夫人撫之若一婚嫁無異儀人  
莫知其先後也孫男七汝勳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汝  
南汝邨汝孖汝岫汝朋汝辨皆舉進士孫女四長適進  
士伍椿年餘在室夫人以長子陞朝列封太安人壽聖

慶典封太宜人淳熙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終而葬以十  
二月壬申其地則江山縣崇善鄉其山則黃岡原銘曰  
正以齊其家義以迪其子潔而不淪儉而好禮宜享其  
榮奚遽而止百世而下是惟德婦之里

左奉議郎知太平州蕪湖縣丞趙君墓表

隆興改元予爲丞大農秋九月有持書自外至視其題  
有異曰孤子趙而廉夫名者視其詞益異曰不幸死蕪  
湖矣今奉其喪歸惟君與最厚願具舟以行予大驚是  
予友任卿子耶因哭之失聲遂告任卿所厚善侍御史

周元特而下與朝士之識任卿者莫不愕立聚歎以謂任卿而止于此也明年其弟益卿既葬任卿于處州嚴水縣孝行鄉大曲之原而來請曰葬遽不及銘也願有以表之始予官龍泉與任卿兄弟善後官建安又與任卿遊加密平生之交無一二數固宜爲此者蓋任卿趙氏諱彥堪任卿其字也胄出秦悼王曾祖叔昂保寧軍觀察留後東陽郡公祖千之莫州防禦使文安侯父公紹承節郎任卿與其弟自少來外家承節君陷于京師母夫人吳氏繼喪相與力學取應而任卿對策居第二

授保義郎法當得任歎曰任則廢學矣父母皆不及養吾何可不自立約其弟俱奉祠以舉進士凡五監廟南嶽再貢于禮部始中其科得出身改授太平州蕪湖縣丞紹興丁丑歲也任卿未登第時嘗爲建州都作院郡守部刺史咸以賤奏屬之待以文士而任卿自課其職益嚴曰不可以是而怠也及在蕪湖歲大水周行田間其下無敢秋毫取于民者會敵犯淮甸大軍道邑日數千人近鄉洶洶盜且起令移疾不視事任卿慨然趨縣堂皇上獨立指呼無一不辦治斂居民壯健者爲兵列

五成境上命土豪主之鼓聲相聞盜以不發安撫使始命屬縣團結民兵而邑以先具告戶部侍郎劉季高按行江東才之委以鹿角寨任卿曰寨固易事今淮旣擾矣民渡江接武天寒無食凍餒死道路是敵未至而先害之也願以常平米賑之兩月季高是其請由是所全活甚衆明年邊事息任卿謁于縣冀新縣學以起鄉閭之秀者衆皆難之任卿笑曰縣官銜有天子命以主學事爲名今名存實廢得乎請無藉民力而以己力因相與出俸邑之豪于財者皆來助而學以成今參知政事

虞公爲守一見喜之符檄下于邑者不他屬也旣虞公制置荆襄將辟以從而任卿已疾矣任卿初以盛夏受民輸縑勞甚得疾而醫者誤投其藥縣民聞之日踵門問狀逮其亡皆抵縑于地號呼相弔以爲自是不可活也夫以任卿臨政無所自私能鈐制吏姦而得民情如此使其致位寢高得年且永則其施設庸可旣耶蓋宋興號賢宗室不過工文詞察吏事類能表襮自見至任卿則衣冠笑貌退然如寒士識與不識莫辨其宗室子也其爲文贍而蔚詩敏以妙于書無所不通而未嘗以

其所長蓋人遇事裁決精審優游不迫亦不肯近爲名聲與之居莫見其喜愠然久而後知其益又其人方頤而博背敦敏重厚可望以功名者而官僅七品仕止縣佐年纔四十有三天之祐善非耶人之骨相抑又何可期耶吾聞天之道吝于與人之賢而不吝于與人之壽無以畀其身必有以昌其家則人亦徒爲任卿戚戚也娶吳氏其母舅歸州司理參軍欽降之女男三人廉夫其長也次寬夫立夫女六人長前天餘尚幼任卿卒以元年秋七月十九日葬以其年十一月四日積官自忠

訓郎換左宣教郎後以年勞加覃恩至左奉議郎云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致仕劉公行狀

曾祖昉贈尚書刑部侍郎祖逢太子中允贈左光祿大夫父撫贈右太中大夫母王氏贈太碩人公諱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神宗爲知雜御史疏新法得罪者也御史之子握年十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尚幼趨于前命賦詩操牘立就語奇出舒州撫而嘆此異童子吾

宗其興既公舉進士又少于舒州四歲未冠試太學屢先多士聲稱籍甚丁內外艱跣哭就道見者爲感動家貧力葬無遺禮有司欲以公應八行選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從多以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得監秀州都酒務人皆言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卑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也秩滿爲越州州學教授時翟汝文知州事間出所爲文屬公定其藁至以詫客曰頗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旣代去避地

于姚江傅崧卿來攝郡政書禮致公卽勸傅公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傅公感慨流涕會李參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蓋不使公知建炎四年得用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而能圖爾昔吳王夫差旣勝齊而子胥以爲憂曰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于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

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爲也如其不爲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公而執政者不憚也除祕書省校書郎攷試兩浙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爾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旣皆患無其人公袖出一軸曰是宜爲首及啓號乃張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多一時聞人衆始厭服是年冬遷監察御史卽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

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爲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頽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



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是則失者小人之  
心耳失小人心而得百姓士君子心何病焉願審其  
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欺則事之委靡不振  
者悉舉矣上覽奏嘉納時庶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  
吏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  
陳公曰法令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欺弊  
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敕令所定而頒焉公雖未嘗  
任言責而論事不一方手詔詢中外利害命大臣修政  
之日公卽具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攘四夷之

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  
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言  
人才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廷之士入而不  
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  
爲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  
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唐劉晏法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  
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自轉運使  
副至提點刑獄竝以曾任侍從官爲之及令侍從臺諫  
各舉所知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咨公而後決

明年秋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迎語曰卿朕親擢也自  
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尙記  
宣和間張徵李稅與臣實同顧臣何以當此公旣荷上  
知其任臺察已刺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宦臣  
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遂罷爲主管台州崇  
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卻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益清  
健閏二年召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于温州未行  
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加直顯謨  
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部其株連久繫者釋遣動數十百

人守令至聘貽而民或畫像以祠公然悍強冒法者未  
嘗故縱越有巨姓怙富橫甚致仇人于死賂二三達官  
求以爲受雇覲末減公治之愈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  
刑于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攝安撫司卽奏疏比年帥  
臣權稍輕屬郡莫能統攝調兵則不遣移食則自占今  
旣罷管內安撫矣則諸郡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  
司節制以革前日之弊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  
祕書爲少監旣賜對上曰知卿久外無爲卿言者也公  
頓首稱謝居兩月復爲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

賜服三品時九年正月也會莫將亦賜出身除起居郎公亟上奏將以太府丞驟綴從班前此未有道路籍籍以爲將上書助和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爲郎者也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僞之人皆知諱其官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旣足惜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遂罷偉達呂伉以大臣子除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軍與

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其下雖小事悉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臣特依現任執政給俸公曰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況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上皆爲罷之武臣王仲寶等押扈衛人馬依康履例給料歷公亦奏料歷非參選不可給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

功而仲寶又其屬也廖剛時爲中丞謂其僚曰臺當有言皆爲劉公先矣我輩獨無愧乎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用事者始忌公因誣公薦士失實又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祕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譏請遂中格併奪修撰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祕閣修撰致仕九月再除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媿庶政卽起公赴行在公雖屏居鄉閭非無意于當世者聞上有命不敢卽辭杖而造朝至國門辭曰臣死且億念竭力以報陛

下然足嘗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陛下貸而歸之上雖思公之賢渴欲見公而亮其無隱遂進公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月丁酉葬于烏程縣澄靜鄉趙村後塢山之原官至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戶訃聞贈左朝散大夫娶臧氏同郡記室參軍詢之女勤儉有禮節闈內巨細未嘗憂公而勸公以游學及公旣達不以爲喜旣退不以爲憾先公十年卒男二人巒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裔右承務郎

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筮筌篆皆將仕郎籀策籀箴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穎周稱而一尚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羣書至星歷方技佛老之說莫不窮析要眇爲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以爲榮其爲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佻雖書詞填委一日數十倚馬輒辦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爭傳頌顏魯公孫特命官

公當制偉甚上歡賞不已至手書之其爲詩高處陵轍鮑謝下者猶足奴視温李然清深簡易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參政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久無此作矣有類藁八十卷藏于家公儀矩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詞隻句可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爲文必可觀然公于文蓋無所不能于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場屋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上玉堂爲

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忌克擯廢于祠宮者十有七年及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早得用用而不為憚人間之既間而歸不病而至于復用則其所立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府亦盡其妙市師市人鬻者紙為之貴而公實冲澹寡欲戲于翰墨自布衣至登法從不著聲色雖飲食奉養未之少異閒居不妄營一錢客或謂公宜有以遺子孫公誦疏廣之言以對退而誨其子則曰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

臨終之秋豫戒其家疾既革無一語謬蓋達于性命如此予兄弟久從公遊荷公之愛為深故知公行事為詳而公之二子且以治命來屬因泣而次之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二



